卷一　人谋（上）

天无阴阳篇

经曰[1]：天圆地方，本乎阴阳[2]；阴阳既形，逆之则败，顺之则成。盖[3]敬[4]授[5]农时[6]，非用兵也。

夫天地不为万物所有，万物因天地而有之；阴阳不为万物所生，万物因阴阳而生之。“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”[7]阴阳之于万物有何情哉！夫火之性自[8]炎[9]，不为焦灼万物而生其炎；水之性自濡[10]，不为漂荡万物而生其濡。水火者一其性，而万物遇之自有差殊[11]；阴阳者一其性，而万物遇之自有荣瘁[12]。若水火有情，能浮石沉木，流金[13]坚土[14]，则知阴阳不能胜败存亡、吉凶善恶明矣。

夫春风东来，草木甲坼[15]，而积廪之粟不萌；秋天肃杀，百卉具腓[16]，而蒙蔽之草不伤。阴阳、寒暑为人谋所变，人谋成败，岂为阴阳而变之哉！

昔者，王莽[17]徵[18]天下善辎铃[19]者六十三家，悉备军吏。及昆阳之败[20]，会[21]大雷风[22]，屋瓦皆飞，雨下如注[23]。当此之时，岂三门不严，五将[24]不具邪！太岁[25]、月建，[26]误殆至于如此。古有张伯松[27]者，值乱出，居营内，为贼所逼，营中豪杰皆遁。伯松曰：“今日反吟[28]，不可出奔。”俄而贼至，伯松见杀，妻子被虏，财物被掠。桓谭[29]《新论》曰：至愚之人解避[30]恶时，不解避恶事，则阴阳之于人有何情哉！

太公[31]曰：任贤使能，不时日而事利；明法审令，不卜筮[32]而事吉；责功赏劳，不时祀而得福。无厚德高明，徒占日月之数。不识敌之强弱而幸于天时[33]，无智无虑而候于云气[34]，少勇少力而望于天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福，怯不能击而恃龟筮，士卒不勇而恃鬼神，设伏不巧而任㊳向背㊴。凡天道鬼神，视之不见，听之不闻，索之不得，指虚无之状，不可以决胜负，不可以制生死。故明将弗㊵法，而众将不能已㊶也。

孙武曰：明王、圣主、贤臣、良将，所以动而胜人，成功出于众者，先知也。先知者，不可象于事，不可验于度，必求于人。㊷吴子曰：料敌有不卜而战者，先知也㊸。范蠡㊹曰：天时不作，弗为；人事不起，弗为。盖天时者，为敌国有水旱灾害、虫蝗荒乱之政，非孤虚㊺向背之天时也。㊻太公曰：圣人之所生也，欲正后世，故为谲书而奇胜，㊼天道无益于兵也。夫如是，则天道于兵有何阴阳哉！

【注释】

①经曰：经书上说。经：旧称儒家的著作为经，后泛指有代表性的典籍。

②阴阳：古代哲学概念，指贯穿于一切事物的两个对立面。战国时有一个阴阳家学派，以邹衍为代表，把阴阳五行神秘化，用“五行相胜”来比附历史上的王朝更替。后世有把看风水、搞占星为业的人称为阴阳家的。

③盖：连词，表原因。

④敬：慎。

⑤授：传，教。

⑥农时：农作物种植和收获的季节。

⑦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”出自《老子·五章》。不仁，即无情。仁：仁爱，亲善。《庄子·天地》：“爱人利物之谓仁”。刍：音 chú 除，草。刍狗：结草为狗，巫祝用之。用完即抛弃，无所爱惜。全句的意思是：天地无情，把万物都当成草结之狗，毫不怜惜。

⑧自：自己。

⑨炎：热。

⑩濡：音 rú，浸、渍。

⑪差殊：差别，悬殊，不一样。

⑫荣瘁 荣,茂盛 瘁,音 cuí,病弱。

⑬流金：使金属变为液体而流动。

⑭坚土：使土变得坚实。

⑮甲坼：甲，草木萌芽时所戴的种子皮。贾思勰《齐民要术·大豆》："载甲而生,不用深耕。"坼,音 chè，把合在一起的东西打开。甲坼，种子的外皮打开。

⑯具腓 具,全部。腓,病。

⑰王莽 字巨君。汉平帝时,元后临朝称制,委政于莽,号安汉公。女为皇后,加宰衡,位上公,加九锡。旋杀平帝,立孺子婴,莽自称摄皇帝。居摄三年，称假皇帝。未几，篡位，国号新。法令烦苛,不可谏而好鬼神，农民起义，光武与兄伯升借起义军讨之，莽败被杀。在位十五年。

⑱徵 召。特指君召臣。《后汉书·黄琼传》："近鲁阳樊君被徵"。现"徵"简化为"征"。简化前,徵、征不同。

⑲韬钤 韬,用兵谋略 钤,音 qián,锁钥。这里比喻机谋。

⑳昆阳之败 昆阳,地名,今河南叶县北。公元 23 年,汉军和王莽的新军在昆阳一带进行了一次大战，王莽大败。这次大战，汉军指挥正确，以不足万人的兵力坚守昆阳，牵制新军 43 万,保证主力攻宛,疲惫和消耗了新军。后以万余援兵,从外线反击,出其不意地袭击新军指挥部，一战而胜，以少胜多。

㉑会 正好,恰巧。

㉒雷风 打雷、刮风。

㉓注：倒、灌。雨下如注，形容雨下得特别大，象倒水一般。

㉔五将 王莽设五威将,分左、右、前、后、中帅,其衣服依五方之色，以威天下。

㉕太岁：旧历纪年所用值岁干支的别名。如逢甲子年，甲子即太岁 乙丑年,乙丑即是太岁,以此类推,至癸亥年止 故《尔雅·释天》有太岁在甲、在乙、在子、在丑之说。但习惯上只重视"岁阴"(十二地支),故太岁每十二年一循环 地支有方位;"太岁"因之亦有方

位，迷信者许多禁忌遂由此产生。

㉖月建：北斗的斗柄所指曰建。农历正月曰建寅，二月曰建卯，谓斗柄旋转之十二辰，故称月建。月大称大建，月小称小建。

㉗张伯松：亦名张竦。绍从弟。刘崇与张绍攻王莽，败。竦与崇族父嘉诣阙自归，竦作奏，称莽美德，罪状刘崇，封淑德侯，官丹阳太守。长安语曰："欲求封，过张伯松。力战斗，不如巧为奏。"莽败，为难兵所杀。

㉘反吟：术数的迷信说法。木星与日相对谓之反吟。

㉙桓谭 东汉初哲学家，字君山，沛国相（今安徽淮北西北）人。博学多通，数从刘歆、扬雄辩析疑异，喜抨击俗儒。光武帝时，因反对谶纬神学，几乎被杀。曾"以烛火喻形神"，断言精神不能离开物质而存在，正如烛光不能离开烛体一样。著有《新论》二十九篇，早佚。

㉚解避 解，懂得，明白；避，躲开，躲避。解避，懂得躲避。

㉛太公 即太公望吕尚（姜子牙），周初功臣，武王灭商纣夺取天下，多得力于他。相传《六韬》为他所著。

㉜卜筮：根据烤过的龟壳上的裂纹来预测吉凶叫卜；用一种锯齿草占卦叫筮。

㉝天时，自然变化的时序、气候——阴晴寒暑的变化以及政治形势等条件。古人认为这些都非人力所能及，笼统称之为天时。

㉞云气：天象。古代迷信的人认为天文星象可以引起、决定人间的吉凶，故常瞻云、察气、望日、观星，从这些天象来预测未来。这无疑是唯心的，至少是经验主义的。

㉟任 信任，相信

㊱向背 正面和背面。兵阴阳家的书《天官》上说："背水阵为绝地，向阪（山坡）阵为废军"。（见《尉缭子·天官第一》）尉缭子认为这太机械了，并举例说，武王伐纣就是背济水向山阪而阵并取得胜利的。

㊲弗 同"不"。

㊳已：停止。

㊴“明王、圣主、贤臣、良将……必求于人”等语，出自《孙子·用间篇》。《孙子》中的原文是：“明君贤将，所以动而胜人、成功出于众者，先知也。先知者，不可取于鬼神，不可象于事，不可验于度，必取于人。”意思是说：英明的国君、优秀的将帅，一出兵就能战胜敌人、成功超于众人，原因就在于他事先就了解敌情。事先了解敌情，不可从鬼神那里了解，不可用过去的事情作类比，不可用观察日月星辰运行位置去占卜，一定要从了解敌情的人那里去获得。

㊵“料敌有不卜而战者，先知也。”出自《吴子·料敌第二》。原文是：“凡料敌，有不卜而与之战者八……”在这八种情况之外，他还是主张“必告于视庙，启于元龟，参之天时，吉乃后举”的。吴起的“先知”思想并不彻底。

㊶范蠡：春秋末政治家。字少伯。楚国宛（今河南南阳）人。与文种同为越国大夫。他苦身戮力，与越王勾践深谋二十余年，助勾践刻苦图强，振兴越国，终于灭吴。灭吴后离开越国，远去他乡。他的言论见于《国语·越语》和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。

㊷孤虚：古代占卜推算日时，天干为日，地支为时，日时不全为孤虚。占卜得孤虚，主不利。《史记·龟策列传》：“日辰不全，故有孤虚。”《汉书·艺文志》有《风后孤虚》二十卷。

㊸“天时不作，弗为……”等语，出自《国语·越语》。原文是：“夫圣人随时以行，是谓守时。天时不作，弗为人客；人事不起，弗为之始。”意思是说：多智多谋的人是按照实际情况而行动的，这就叫做“守时”。敌国没有发生天灾，不要去攻他们；敌国没有发生变乱，不要首先对他们发起战争。

㊹此处之太公语，出处未详，似从《六韬》中的太公之语概括出来的。

【译文】

经书上说：圆形的天方形的地，是由于阴阳造成的。阴阳既然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已经形成,违背它就要失败,顺应它就能成功。(这种理论),为的是(告诫人们)要慎重地传授农作物种植和收获的季节,而不是用来指挥战争的。

天地不是因为有了万物才存在的,万物却是因为有了天地才出现的。阴阳不是为了万物而产生,万物却是因为有了阴阳才产生出来。“天地不仁慈,把万物都当作草结的狗”,阴阳对于万物又有什么感情呢?!

火的性质是能够自己发热,但火并不是为了焦灼万物才产生这种性质;水的性质是能浸渍,但水并不是为了漂溺万物才产生这种性质。水和火的性质专一不变,然而万物遇到它们却各有不同情况;阴和阳都有各自专一的性质,然而万物遇到它们却有的繁荣有的衰落。假若水、火有感情,能够使石头浮起来,木头沉下去,金属化成液体,土变得坚硬,由此可知阴阳不能够决定胜败存亡,吉凶善恶,就能辨明了。

春天风从东方吹来,草木的种子破壳萌发,但在仓库中,堆集的粮食却不发芽。秋天充满肃杀之气,百花都凋落了,然而被遮盖起来的小草却不损伤。阴阳寒暑这种自然条件被人的谋略所改变,人的谋略的成败哪里是被阴阳而改变的呢!

过去,王莽征寻天下善于韬略兵法的六十三家,军吏配备得很齐全。等到昆阳战败,当时天打雷刮风,屋瓦都被风刮飞,雨下得象倒下来一样。在那个时候,那里是诸门不严,诸将不全呢(那种利用)值岁干支,北斗星柄所指(占卜吉凶的方法),错误危害竟达到此等程度!古代有个叫张伯松的,正在动乱的时候他跑了出来,住进军营之内,因为贼人逼近,营中的豪杰都逃跑了。伯松说:“今天不吉利不能跑出去。”一会儿贼人来了,伯松被杀,他的妻子被抓去,财物也被掠夺一空。桓谭在他写的《新论》一书中说,最愚蠢之人,懂得躲避险恶的时间,不知道躲避险恶的事情,那么阴阳对于人有什么感情呢?!

姜太公说:“任用贤士使用能人,不择吉日而事情也能办好;严

明法令制度，不用占卜而办事也会顺利；优待有功之士奖励为国操劳之人，不用求神拜鬼也能得福。”没有深厚的德行和高度的明察能力，搞天文星象占卜那一套是徒劳的。不了解敌人的强弱而侥幸依靠天时的保佑，没有深谋远虑而候望云气的启示，缺少勇气、力量而希望于上天赐福，胆小不敢攻击而依靠占卜，士卒不勇敢而依赖求神拜鬼，不会巧妙地设伏而相信阴阳向背那一套，所有这些都是不可取的。天道鬼神那一套，看不见，听不着，摸不到，指的是一种虚无缥缈的状态，不可能决定战争的胜负，也不可能制约人的生死的。所以，明智的将帅都不效法而平庸的将领们继续相信它。

孙武说：英明的国王，伟大的君主、优秀的大臣、优良的将帅，之所以一出兵就能战胜敌人、成功超出众人是因为他们事先了解敌情。事先了解敌情，不能用过去相似的事情作类比，也不能用观察日月星辰运行位置去占卜，而必须求助于(了解敌情的)人。吴起说：了解敌人的情况，有时不用占卜即可进行打仗，那是因为事先就了解了敌情。范蠡说 若天时不作，不要进攻 若人事不起，也不要进攻。这里所说的‘天时’，是指敌国有水旱灾害，虫蝗荒乱等情况，并不是孤虚向背的‘天时’。姜太公说，伟大的人物之所以产生，就是要纠正后世。因此，写下了主张用诡诈之术而出奇制胜的兵书，（并以此说明）天道对于用兵打仗是没有益处的。如果是这样，那么自然规律本身对于用兵打仗有什么影响呢！

【简评】

本篇主旨在于批判对待天文气象的迷信思想和错误态度。

所谓‘天’，按孙武的说法，是指昼夜、晴雨、寒暑、四季更替等天时气象。丝毫没有什么神秘的色彩。由于天时气象对行军作战关系极大，所以兵家历来都很重视‘天’，李筌当然也不例外。

何谓‘阴阳’？为了把问题讲清楚，不妨说得远一些。这一概念最早出自《周易》。孔子在他阐述《周易》的《易传》中，在总论全部《易》理的《系辞》部分指出 最大的物是天地，它们的属性是阴和

阳,天在上,地在下,天运动,地静止,天的运动是循环式的,地的静止不是独立的而是顺承于、附属于天的静止。根据这样的世界观,抽象出阴阳两种属性,用来解释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,说明“变化之道”。孔子认为,自然界的天地、日月、四时、昼夜、寒暑、男女等等一切现象,都在变化着。变化的主导力量是阳、刚、动,它们同与之性质相反的阴、柔、静,“相摩”“相推”而引起变化。把这一看法用到人事上是‘通其变,使民不倦,神而化之,使民宜之。易穷则变,变则通,通则久”。变动的目的在于得利,得利是吉,失利是凶。“变动以利言,吉凶以情迁”,就是说,吉(得)凶(失)并非固定不变的。因此,“安而不忘危,存而不忘亡,治而不忘乱”,否则,安、存、治就会变成危、亡、乱。情在于人为,所以吉凶在人不在鬼神,“善不积不足以成名,恶不积不足以灭身。小人以小善为无益而弗为也,以小恶为无伤而弗去也,故恶积而不可掩,罪大而不可解”。这样,孔子便把主要与‘鬼谋’(向鬼神问吉凶)的《易》改造成主要与‘人谋’(人自造吉凶)的《易》,在哲学思想上实现了一个进步。

但是,孔子在总论《易》理的《系辞》中所体现出来的哲学基本观点还存在着明显的缺欠:一是《系辞》所包含的朴素辩证法思想是装在一个形而上学的框子里的。这主要表现在:六十四卦所代表的万事万物的变化,都不能超出他所设立的一个不可变的大范围。《系辞》首先规定‘天尊地卑,乾(阳)坤(阴)定矣。卑高以(既)陈,贵贱位矣”。这样,即使亡国亡家之君,青云直上之士,贵贱的名分绝不可变。制度、名号、器械、正朔等等可变,但封建的等级制度决不可变。同时,《系辞》认为变化的产生不是由于阴、阳的斗争,而是阴、阳的和谐。变化的表现不是向前发展,而是‘终而复始’的循环、重复。天地相附,男女交媾,化生万物。日月来去成昼夜,寒暑交替成年岁。去的是暂屈,来的是暂伸,一屈一伸相互感动生出利益来。这就必然产生反对斗争的中庸思想,鼓吹士的利益在于向贵族求禄,在于教庶民尽力服事长上。二是《系辞》所体现的唯物论是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。孔子主张,对于已见的现象,(客观上已呈现

出的现象)用阴阳来解释,对于未见的现象,(客观事物发展后才能呈现出的现象)用卜筮(数理)来探求。因为数有阴(指单数)阳(指双数),从数的阴阳可以先知事物变化的后果(吉凶),这就成为孔子宿命论的根据。这样卜筮的答案，有答对一半的机会，那答不对的一半，叫做“阴阳不测之谓神”。不测不等于说一定有鬼神使然，也不等于说一定没有鬼神在使人不测，这就成为孔子的鬼神观。这样,孔子的阴阳论,便仍未尽脱《周易》的神秘色彩。但这种阴阳论比五行论抱有更大的企图，就是想用天地之道来解释万事万物(“有天地然后万物生焉”;“法象(法则形象)莫大于天地”)。所以，本质上它们都属于机械的形而上学的唯物论。

战国时的邹衍，把上述的阴阳思想与《洪范》中的五行思想相结合，改造成唯心论的阴阳五行学，成为阴阳五行家。这个学派主要讲天文历数,其次才讲仁义(与思孟学派相反)。但古代天文历数常与灾异占候混为一事。公元前 511 年，晋国史官史墨给赵简子占梦,预言六年后吴将攻入楚都,但不能灭楚,理由是火胜(克)金。说明东周时五行早已流行。邹衍将这些思想加以发挥，把阴阳消长与五行相胜配合起来,造出五德终始(水德克火德,火德克金德等)的循环论与命定论。他把德(五行的性)当作本体,运(阴阳变化)当作作用,以德运为出发点,推断自然和社会的命运。这种“推五德终始之运”的学说，要人们一举一动完全听命于鬼神天数，其危害极为深远。

到了汉代,董仲舒又把始于《易经》的阴阳学和始于《洪范》的五行说与战国以来盛行的阴阳五行学,融合成《春秋公羊》学。董仲舒认为,任何事物,都是由相反的事物合成的。例如有上必有下,有前必有后,有顺必有逆,有寒必有暑,这叫做“凡物必有合”。合的两方面性质不相同,这叫做“合各有阴阳”。阴阳数量可以相等,性质却不一定,阳性尊,阴性卑,这叫做“同度而不同意”。君父夫(三纲)是阳,臣子妻是阴,阴不得独立行事,只能从阳从事,事成不得分功,这叫做“阳兼于阴,阴(被)兼于阳”。阳总在先,阴总在后,阳

是主体,阴是附属,不得同时并起,这叫做“一而不二”。阴阳相互交替,一个起来,一个下去,一个增多,一个减少。起来的到时候要下去,下去的到时候要起来;多了的不能多到过度,少了的不能少到绝灭,终而复始,循环不止,这叫做“常一而不灭”。做事不论大小难易,违反天道(一而不二)一定无成,比如目不能两看,耳不能两听,手不能一手画圆一手画方,不一(有二)就要生患,这叫做君子“贱二而贵一”。天地的精气合起来成一,分开来成阴阳,再分成春夏秋冬四时,配到东南中西北五方成五行。木(东)火(南)土(中)金(西)水(北)顺次叫做“五行相生”(木生火,火生土,土生金,金生水,水生木),逆次叫做“五行相胜(克)”(如木克土,土克水等)。五行统一于阴阳,阴阳统一于天。人受天命而生,同天一样,也有阴阳五行。人是天之副,与天合而为一,这叫做“人副天”。董仲舒的哲学结论是“道(人道)之大原出于天,天不变,道亦不变”;“与天同者大治,与天异者大乱”。根据这些哲学观点,董仲舒将《春秋》经中记录的原先并不含什么迷信意义的天变灾异,广泛地加以附会穿凿,使《公羊》学彻底地阴阳五行化。把大量迷信成分加入到经学里,成为西汉今文经学的基本特点。

王莽非常迷信。桓谭讥笑他“好卜筮、信时日、而笃于事鬼神”。死到临头,还抱着这一套不放“:及难作兵起,无权策以自解救,乃驰之南郊告祷,抟心言冤,号兴流涕,叩头请命,幸天哀助之也。当兵入宫日,矢射交集,燔火大起,逃渐台下,尚抱其符命书及所作威斗(用五石铜铸造的北斗形的神器),可谓蔽惑至甚矣。”(《群书治要》)王莽最后被起义军刀碎尸体了;“威斗”没有压服起义军,符命书也没救了他。他的失败在于他的“为政不善”,与“天”无关。

东汉刘秀对图谶十分信用,造成图谶迷信的盛行。图谶已不是什么哲学,而是低级、庸俗的迷信了。

东汉的王充对当时流行的诸如符瑞、灾异、风水、卜筮、祭祀、祷告、求雨等迷信进行了批判。指出天人感应论是不对的;“人不能以行感天,天亦不随行而应人”(《明雩》)。天根本不会谴告人“:夫

天道,自然也,无为。如谴告人,是有为,非自然也”(《谴告》)。王充正确地解释了天道无为和人道有为的关系，否定了董仲舒的神学目的论。

李筌继承了王充的观点。他指出作为天地属性的阴阳，如寒暑、阴晴、季节等等,农业不可违背,但用兵则是另一回事。

李筌主张不要在天地之属性——阴阳面前无能为力，而要加以利用。既然可以在春天使仓库中的粮食不发芽，在秋天使小草不冻死，那就说明人的智慧可以改变寒暑，人的谋略可以决定成败。阴阳本身是创造不出这种奇迹的。

天的阴阳,这是客观存在。当然,这里所说的阴阳是指昼夜,寒暑、晴雨、四时变化等天时气象而言的，而不是阴阳家所谓的阴阳。即用自然现象去附会人间吉凶的阴阳。客观存在的天时气象，人们又可以加以利用，使粮食春不发芽、小草秋不枯萎，从这个意义上讲，天无阴阳。至于阴阳家所说的阴阳，那是压根儿不存在的。

李筌所讲的天无阴阳，正是从后一层意义上讲的。

地无险阻篇

经曰 地利者,为兵之助,犹[1]天时不可恃也。

昔三苗氏[2],左[3]洞庭,右[4]彭蠡[5],德义不修,禹[6]灭之 夏桀[7]之居，左河济[8],右太华[9],伊 阙[10]在其南,羊肠[11]在其北，修政不仁，汤[12]放之；殷纣[13]之国，左孟门[14],右太行[15],常山[16]在其北，大河[17]经其南，荒淫怠政，武王[18]杀之；秦之地，左崤函[19],右汧陇[20],终南太华[21]踞其前[22],九原[23]上郡[24]踞其后[25]，刑政苛刻，子婴[26]迎降于轵道[27],姚 泓[28]面缚于灞上[29];吴[30]之居，五岭[31]在其南，三江[32]在其北，左沧海[33],右衡山[34],刑政不修,吴王[35]终于归命,陈主[36]卒于长城 蜀之分[37]，左巫峡[38],右邛僰[39],南有泸溪[40]之瘴，北有剑阁[41]之险，时无英雄,刘禅[42]不能守,李势[43]不能固。

由此言之，天时不能祐无地之主，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。地之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

险易,因人而险易。无险无不险,无易无不易。存亡在乎德,战守在乎地。惟圣主智将能守之。地何有险易哉!

【注释】

①犹 如同。

②三苗氏 古代的一个大族名,亦称有苗、苗民。《史记·五帝本纪》载,其地在江、淮、荆州(在今河南南部至湖南洞庭江西鄱阳一带)。苗势力很强,曾与禹对抗。

③左:东方。古代习惯上以左为东,但这里应译为"在……东面"。下面各句相同。

④右:西方。但这里应译为"在……西面"。下面各句同。

⑤彭蠡:现在的江西鄱阳湖。

⑥禹:原始社会继尧、舜之后的氏族领袖。

⑦桀 :音 jié,夏代最后一个国王,名履桀。

⑧河济 河,即黄河 济,即济水。

⑨太华 即华山,现陕西华阴县以南。

⑩伊阙 山名,又名龙门山,阙塞山,在今河南洛阳市南。

⑪羊肠 地名,在今陕西省长治东。

⑫汤 又名成汤、武汤,商朝的建立者。原是商部族领袖,与有莘氏通婚。任用伊尹执政,陆续灭邻近诸部族国家,经十一次出征,成为当时强国。后一举灭夏,建立商朝。

⑬殷纣 商朝的纣王。纣,一作受,亦称帝辛。商代最后一个国王。他沉湎酒色,奢侈荒淫,进行残酷统治,对邻国大肆掠夺。曾大举用兵东夷,俘虏众多。在对东夷作战中杀死九候、鄂使,囚禁周文王。后周武王乘商军主力在东南之机,在牧野(今河南淇县)发动进攻。纣因奴隶阵前倒戈,兵败自焚而死。

⑭孟门:古隘道名,在河南辉县西。是个要隘。

⑮太行:太行山,在山西高原与河北平原间。

⑯常山 即恒山,在今河北曲阳西北,为五岳中的北岳。汉避文

帝刘恒讳，改称常山。

⑰大河 即黄河。

⑱武王 西周王朝的建立者。姬姓，名发，文王之子。周文王死后第四年春，他乘商军主力在东南之机，率兵车三百乘，虎贲（勇士）三千人，联合庸、蜀、羌、髳、微、卢、彭、濮等方国部落，东向伐纣，经孟津进抵牧野（今河南淇县）。因商军阵前倒戈，乘机取胜，遂灭商，建立西周王朝，建都镐（今陕西西安西）。

⑲崤函 崤，即崤山，也称嵚崟山。在河南省西部。秦岭东段支脉。东北——西南走向。函，指函谷关，在今河南灵宝东北。战国秦置，因关在谷中，深险如函得名。

⑳汧陇 汧，音 piān，即汧山，又名吴山、岳山、吴岳、西镇山，在陕西陇县西南。陇、陕西西部，甘肃东北部高原地带。

@终南：即终南山。今陕西西安市南。秦岭主峰之一。太华，即华山。在陕西省东部。北临渭河平原。属秦岭东段。古称“西岳”。

㉒前 前边，指南边。

㉓九原 郡名。秦始皇三十三年（公元前 214 年）取匈奴河南地后置。治所在九原（今包头市西），辖境相当今内蒙古后套及其以东地区。

㉔上郡：郡名。战国魏文侯置。秦代治所在肤施（今榆林东南）。汉辖境相当今无定河流域，及内蒙古鄂托克旗等地。

㉕后 后边，指北边。

㉖子婴：（？——前 206）秦始皇孙。秦二世三年（公元前 207 年），赵高杀二世，立他为秦王。他设计杀死赵高，并灭其三族。他在位四十六日，即降刘邦。后为项羽所杀。

㉗轵道：古亭名。在今陕西西安市东北。公元前 206 年刘邦至灞上，秦王子婴降于轵道亭旁。

㉘姚泓：后秦的亡国之主。后秦是东晋太元九年（公元 384 年）由姚苌在原秦国所处之地建立的一个地区性政权。公元 416 年

传至姚泓。一年后，东晋刘裕率主力军自彭城西进，入武关（今陕西省商南县），击败姚泓主力军，俘姚泓。

㉙灞上：古地名。又作霸上，亦名霸头。因地处霸水西高原上得名。在今陕西西安市东，为古代咸阳、长安（今西安市）附近军事要地。

㉚吴：指三国时的吴国。

㉛五岭：即越城、都庞、萌渚、骑田、大庾五岭的总称。在湘、赣和粤、桂等省区边境。

㉜三江：古时各地有三江之名的水道很多。这里似为长江、淮水、汉江。

㉝沧海：指现在的东海。

㉞衡山：在今湖南衡山市西，为五岳中的南岳。

㉟吴王：这里指孙皓，公元 264—280 年在位。字元宗。吴郡富春（今浙江富阳）人。他专横残暴，奢侈荒淫。天纪四年（公元 280 年），晋武帝司马炎六路出兵攻吴，大将王濬先到建业，他归降称臣，封归命侯。

㊱陈主：陈为南北朝时南朝的最后一个政权，建都建康（今南京市）。陈主，即陈后主，姓陈名叔宝。公元 582—589 年在位。荒淫无度，百姓涂炭。隋军南下时，恃长江天险，不以为意。公元 589 年，被隋军所俘。

㊲分：分野，边界，界线。

㊳巫峡：即现在的长江三峡之一，在今四川省和湖北省的交界处。

㊴邛僰：邛音 qióng，指邛崃山，在四川省西部，岷江和大渡河间，南北延伸，属横断山脉最东支。为四川盆地和川西高原的分界。海拔 4000 米左右，南端有夹金山。僰音 bó，指僰道，古县名。治所在今四川省宜宾县西南安边镇。

㊵泸溪：指现长江金沙江在四川、云南交界处的一段水域。

㊶剑阁：指剑阁道。在今四川剑阁县东北大剑山，小剑山之间。

三国时诸葛亮在此凿剑山，开设阁道。为川、陕间主要通道，自古戍守要地。唐在此置剑门关。

㊷刘禅：三国时蜀汉最后一个君主，刘备之子。为晋军所俘。

㊸李势：成汉的亡国之主。西晋太安二年（公元 303 年），李特在原蜀国所处之地，建立了一个地区性政权——成。东晋咸康 3 年（公元 338 年）李寿改国号为汉。公元 343 年，传至李势。李势残暴，人心离散。公元 347 年，东晋桓温伐汉，攻成都，李势到军前投降，汉国亡。

【译文】

经书上说：有利的地形，是用兵作战的辅助条件。如同天时一样，是不能依赖的。

从前，三苗氏这个大族，占有的地界西起洞庭湖，东到鄱阳湖，但是它不注意修养自己的德行、礼义，被禹所灭；夏桀所在的地方，左边是黄河、济水，右边是太华山，伊阙山在它的南边，羊肠在它的北面，（但是他）施行暴虐的制度，终于被汤所放逐 殷朝纣王的国家，左边是孟门关，右边有太行山，恒山在它的北部，黄河流经它的南部，（但因他）沉溺于酒色，不理朝政，被周武王所杀 秦国的地方，左边是崤山、函谷关，右边是汧山和陇西高原，南有终南山、华山，北为九原与上郡，（但因为）刑法残酷，子婴在轵道亭投降了刘邦，姚泓于霸上被东晋军俘获 东吴的地盘，南边是五岭，北面是三江，左临东海，右靠衡山，（但因）不顾朝政，吴王孙皓最终被俘当了归命侯，陈主也死于长城附近；蜀国的边界，左是巫峡，右为邛崃山、僰道，南方有天然屏障泸溪，北面是险关剑阁，因为当时缺乏英雄人物，蜀汉的刘禅没能守住，李势也没能固守住这一带。

由上面这些例子说来，天时不能护祐没占据地利的君主，地利不能帮助将要灭亡的国家。地势的险易，根据不同的人而成为险易的。没有险要之地，也没有不险要之地 没有易取之地，也没有不易取之地。国家是存是亡由君主的德行所决定，战争是攻是守由地形

来决定。只有圣明的君主和智慧的将领才能守住自己国家的领土。地形那有什么险易呢！

【简评】

领土能否守住，国家能否保全，关键不在于地理条件的险易，而在于是否主圣将智，这是本篇所论述的核心问题。

国家的存在、军队的活动总是占有一定的空间。地与天一样对军队活动有着直接影响。历来的军事家都很重视对天地的研究，原因就在于此。所谓"地者，远近、险易、广狭、死生也"（《孙子·计篇》）；"天地孰得"即谁占有比较好的天时地利条件，是胜负属于谁的一个重要因素。吴起认为，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，应该"避之于易，邀之于厄"，别在平坦开阔的地形上与之交战，要把敌人引诱到埂阻艰险之地再打。他说："以一击十，莫善于厄；以十击百，莫善于险；以千击万，莫善于阻。"总之，"得地之利者胜"，这是兵家的共同认识。

但是，保土卫国，战胜敌人，地利绝不是唯一的条件，还需要得天时、得敌情、得士之心、得事之机才行。倘若这些条件不具备，只是一味地依赖地利，最终是要败军亡国的。《管子·牧民第一》讲道："城廓沟渠，不足以固守；兵甲强力，不足以应敌；博地多财，不足以有众。惟有道者能备患于未形也，故祸不萌。"强调国君要"有道"，政治要清明，认为这才是固国的根本。李筌的思想与此相近，在本篇中，他用近三分之二的篇幅列举了历史上许多败亡之国的例子，说明不管地理条件有多好，但若修政不仁、荒淫怠政、刑政苛刻、缺乏人才，地也难以保住。"天时不能祐无地之主，地利不能济乱亡之国"，这就是李筌的结论。

李筌并不否认，地之险易是客观存在的。这一点从他列举的一系列败亡之国的地理条件可以看出。但客观上存在的地之险易能否被正确地加以利用，形成地利，则取决于人的主观条件。既圣且贤的人，可以使敌之险地变易，自己的易地变险；而那些昏君拙将，

则往往将己之险地变易,敌之易地变险。从这个意义上说“地之险易”的确“因人而险易”。或者说,李筌讲的“无险无不险,无易无不易”,正是指如何正确利用它们而言的,并不是它们不存在险易的差别。否则,就抹煞了险易的质的规定性,走向了相对主义。

李筌强调“存亡在乎德”,目的是强调人的作用,德政的作用。这比只强调地之险易的作用无疑是一个进步。但地之险易对国之存亡绝非一点关系也没有,一点作用也不起。强调人谋而否定地之险易,笼而统之地说“地无险阻”看来是说过了头。这也是“矫枉过正”在历史上的一种表现吧。

人无勇怯篇

经曰:勇怯有性,强弱有地。秦人劲,晋人刚,吴人怯,蜀人懦,齐人多诈,越人浇薄[1],海岱[2]之人壮,崆峒[3]之人武,燕赵之人锐,汧陇[4]之人勇,韩魏之人厚。地势所生,人气所受,勇怯然也。

且勇怯在谋,强弱在势。谋能势成,则怯者勇;谋拙势失,则勇者怯。

既言秦人劲,申屠屠子[5]败于崤关[6],杜洪[7]之将北于戏水[8],则秦人何得而称劲?吴王夫差[9],兵无敌于天下,败齐于艾陵[10],长晋[11]于黄池[12],则吴人何得而称怯?诸葛孔明撮[13]尔巴蜀之众,窥兵中原,身为强将而威加魏师,则蜀人何得而称懦?项羽[14]破秦、虏王离、杀萧留,威加海内,诸侯俯伏莫敢仰视,则楚人何得而称轻?田横[15]感五百死士,东奔海岛,及横死,同日伏剑[16],则齐人诈乎?越王勾践[17]以残亡之国恤老弱之众,九年灭吴,以弱攻强,以小取大,则越果浇薄邪?蚩尤[18]败于涿鹿[19],燕丹[20]死于易水[21],王浚[22]缚于蓟门[23],公孙[24]戮于上谷[25],则燕赵、汧陇亦未必勇且锐也。

所谓勇怯在乎法,成败在乎智。怯人使之以刑则勇;勇人使之以赏则死。能移人之怯、变人之心者,在刑赏之间。勇之与怯,于人何有哉?!

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.ertongbook.com